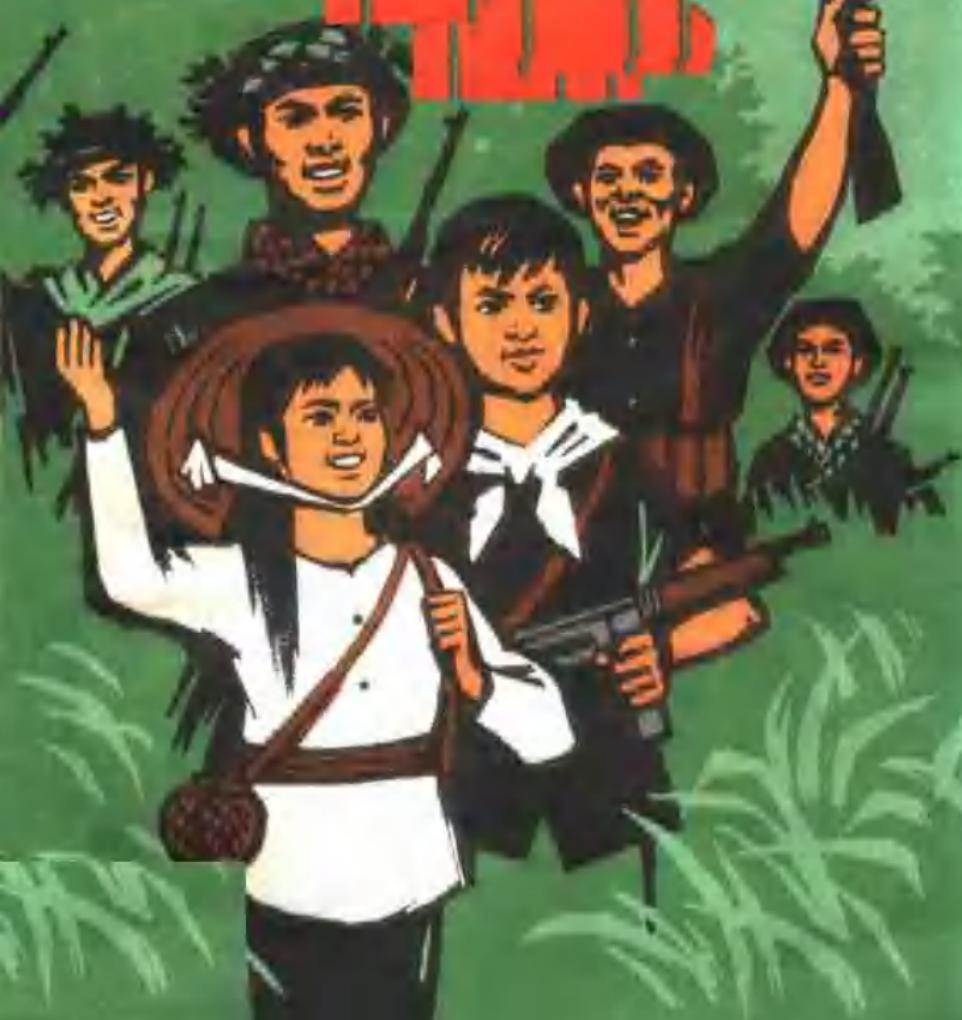


走向太阳

ZOU XIANG TAIYANG

戈 非 著

走向太阳





# 走向太阳

戈非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— — — — —

## 目 录

开头 .....	1
一 流浪儿 .....	2
二 进城 .....	5
三 送别 .....	10
四 巧遇 .....	14
五 战斗村 .....	21
六 两个小北 .....	25
七 在丛林里 .....	29
八 他们找到了游击队 .....	33
尾声 .....	39



## 开 头

绿色的越南南方，  
一个椰林环抱的村庄，  
大清早，反“扫荡”的战斗，  
就在村头上打响。

游击健儿英勇善战，  
有个少年也很顽强。  
你看他果然是弹不虚发，  
只打得敌人哭爹喊娘！

小河水淙淙流呵，

好像是为他歌唱；  
树叶子哗哗响呵，  
好像是为他鼓掌。

这少年叫什么名字，  
小小年纪为啥扛上枪？  
说起来，话可长啦，  
请听我慢慢地讲……

### 一 流 漫 儿

他是一个南方的孩子，  
他的名字叫小北，  
小北小北，今年多大啦，  
不多不少整整十岁。

像一朵山谷里的花，  
还没有绽(zhàn)开花蕾；  
像一只没有窠的鸟，  
翅膀没硬就远飞。

爸爸哪儿去了，  
在河内建设新社会；  
妈妈哪儿去了，  
在西贡牢里活受罪。

结果子的树被砍倒了，  
房子被烧成灰，  
咱们的小北被赶出村子，  
成了无家的流浪儿！



水鸟儿停歇在水草里，  
蜜蜂停歇在花蕊。  
哪里有一间破房子，  
让小北歇歇腿？

多少道路脚下过呵，  
日晒，雨淋，风吹……  
像一片早凋的树叶子，  
飘到哪儿算哪儿！

哪儿的蚊子不吸血，  
天下的乌鸦一般黑！  
披着人皮的美伪军，  
从头顶坏到脚后跟。

多少人家被拆散，  
多少村庄被烧毁，  
战略村是监牢村，

狠心狗肺乡政会。

大森林里听鸟叫，  
好像乡亲哭声悲；  
小河岸边看流水，  
好像乡亲血和泪。

血泪渗进小北心里，  
心里抽出仇恨的蓓蕾，  
在仇恨中慢慢长大，  
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……

## 二 进 城

哎，话说有那么一天，  
早晨，太阳刚刚露出脸，  
一条长蛇似的公路，  
把小北引进城里边。

这是他第一次进城，

看什么都有点不顺眼，  
车挤人人挤车乱七八糟，  
人声车声吵成一团。

美国顾问满街乱窜，  
打人骂人是家常便饭，  
警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  
看见假装没看见。

小姐的嘴唇像公鸡冠，  
那一定是用人血染；  
阔少的头发像鸭屁股，  
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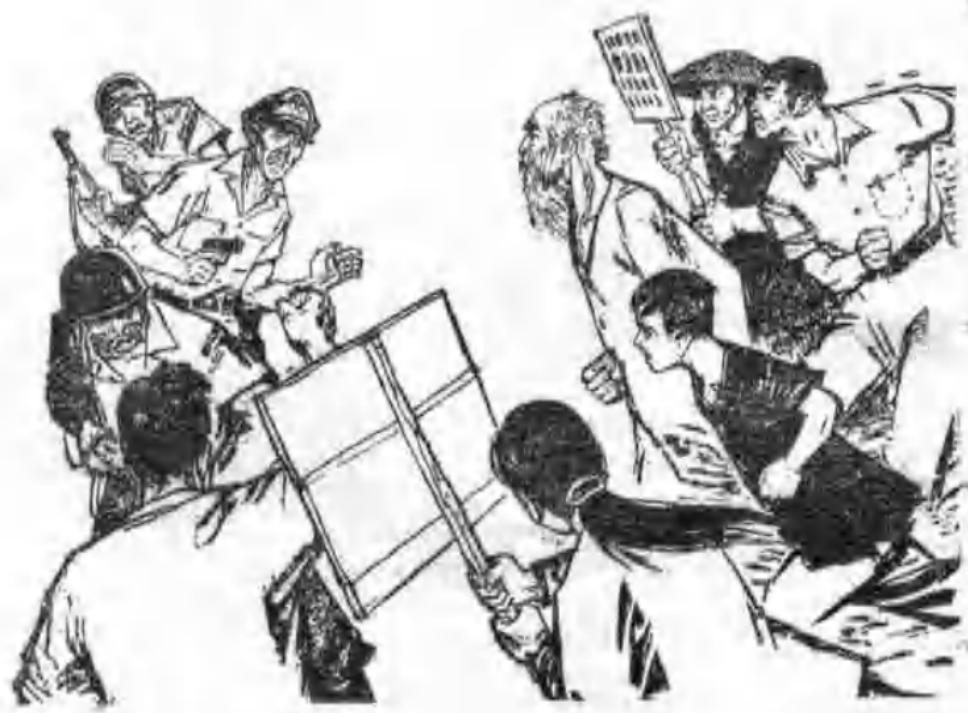
穷人养花富人戴，  
穷人织布富人穿，  
穷人盖楼富人住，  
穷人累死富人闲……

于是小北得出结论：  
这是大坏蛋的乐园！  
于是他冲着那面三条旗，  
轻蔑地吐了一口痰！

车转身，正欲离城，  
忽听得吼声震天，  
这吼声如潮水由远而近，  
牛鬼蛇神四处逃窜！

一位白胡子老爷爷，  
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，  
老爷爷冲小北招一招手，  
他跟这队伍一起向前。

伪军匆忙出动，  
一连，二连，三连，  
一道刺刀编织的篱笆，  
团团围住伪政权。



游行队伍往前闯，  
伪军硬要阻拦，  
说话间，在街头巷尾，  
便展开一场交手战！

仇恨烧红小北的两眼，  
两只手捏成一对铁拳，  
小北像只小老虎呵，  
他越打越勇敢。



打得伪军败下阵去，  
游行的队伍紧紧追趕，  
小北用自己的身体，  
挡住射向老爷爷的子弹！

只觉得肩头发麻，  
只觉得天旋地转，  
好像有谁推了他一把，  
他倒在老爷爷身边。

老爷爷抱起小北，

两眼迸射火的光焰，  
千句话万句话只说一句话：  
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城市回应这呐喊：  
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  
乡村回应这呐喊：  
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### 三 送 别

天上的太阳喷火，  
烘烤整个季节，  
一阵阵干风吹过来，  
掀起一片片燥热。

一头棕色的水牛，  
扑通通，跳进浅水河。  
两个人一老一少，  
在乡村大道上走着。



他们两个是谁，  
为啥不找个地方歇歇脚？  
大热天匆匆赶路，  
这又是为了什么？

那年老的是老爷爷，  
像参天的古树一棵；  
那年少的是小北，  
像古树上的一片新叶。

正像给没巢的小鸟，  
找一个新的巢；  
为送小北去找游击队，

老爷爷顶着太阳跋涉。

过去呵，素不相识，  
而今成了一棵树上的花果；  
未来呵，风雨同舟，  
合力战胜险恶的风波！

说什么经历的不同，  
道什么年龄的差别，  
你听琴上的两根弦，  
一粗一细弹的是一支歌！

小北曾用自己的身体，  
救护了白胡子老爷爷；  
老爷爷亲自日夜照抚，  
直到小北伤口愈合。

是钢铁的长桥，  
把河两岸连在一起；

是阶级的感情，  
把他们紧紧连结。

嘱咐的话说过三遍了，  
爬过三道山坡；  
嘱咐的话说过六遍了，  
涉过六条小河。

该是分手的时候了，  
小北去寻找游击队的篝火；  
该是分手的时候了，  
老爷爷要留下搞联络。

正像蜜蜂儿酿蜜，  
蝴蝶儿把花粉传播，  
尽管分工不同，  
可都是为革命工作。

“再见吧，小北。”